

導言

1

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

——《哥林多後書》六章 9 節

「所有新教徒都是秘密的教宗黨人 (Crypto-Papists)」，俄羅斯神學家科米雅柯夫 (Alexis Khomiakov) 在一八四六年寫給一位英國友人的信中這樣說道。「……使用精確的代數語言來說明，所有西方人只知道一個數 a ；它前面或者是由天主教徒所帶的正號「+」，或者是由新教徒所帶的負號「-」， a 保持不變。現在，通向正教的道路看來就像是背叛過去，背叛它的學科、信條和生活。它正在沖進一個嶄新和未知的世界中。」¹

科米雅柯夫在說到數 a 的時候心裏知道這個事實：西方的基督徒，無論是自由教會派、聖公會教徒，還是羅馬天主教徒，在過去都有着共同的背景。所有人都（雖然他們一直不願承認）被相同的事件深深影響，這些事件有中世紀的教宗集權化和經院主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但是在正教會成員——希臘人、俄羅斯人和其餘人的背後，存在着一個非常不同的背景。他們不知道中世紀（西方意義上的），沒有經歷宗教改革或反宗教改革；十六和十七世紀改造了西歐的文化和宗教動盪只是以間接的方式對他們產生

1. 此信刊印於 W. J. Birkbeck, 《俄羅斯與英國教會》(Russia and the English Church), 頁 67。

影響。包含羅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西方基督徒大體上因提出同樣的問題而開始，雖然他們在這些問題上有不同的回答。可是，在正教那裏，不僅僅是有不同的回答——他們的問題本身就不同於西方的問題。

- 正教以另一個維度看待歷史。例如，考察一下正教對待
- 2 西方宗教爭端的態度。西方通常認為羅馬天主教和新教是對立的兩極，但是對於正教而言，他們看上去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科米雅柯夫稱教宗為「第一位新教徒」、「德國理性主義之父」；同樣，他無疑認為基督徒科學家怪異的羅馬天主教徒。²當他在一八四七年訪問牛津時，一名高教會派（High Church）聖公會教徒向他問道，「我們要怎樣證實新教主義帶來有害的結果？」；他回答說：「除掉你的羅馬天主教。」在俄羅斯神學家的眼中，兩件事情攜手並行；兩者都共享同樣的設定，因為新教主義從羅馬下的蛋中孵化出來。

「一個嶄新和未知的世界」：科米雅柯夫正確地用這樣的方式來談論正教。正教不僅僅是一種沒有教宗的羅馬天主教主義，而且相當有別於西方的任何宗教體系。那些更加密切注視這個「未知世界」的人們將會發現其中有很多東西雖然不同，但卻異常熟悉。「但那正是我一直相信的！」很多人一旦更加充分地認識正教會及其教導，就會做出如此的反應；他們是部分正確的。因為在九百多年裏，希臘語東方和拉丁語西方各自遵循自己的方式，一直穩定地分開發展，雖然在基督教世界的早先世紀中，雙方能找到共同的基礎。亞他那修（Athanasius）和巴西勒（Basil）在東方生活，但是他們也屬於西方；在法國、英國或愛爾蘭生活的正教徒也能將這片大地上的民族聖人——阿爾本（Alban）和帕特里克（Patrick），庫斯伯特（Cuthbert）和比得（Bede），巴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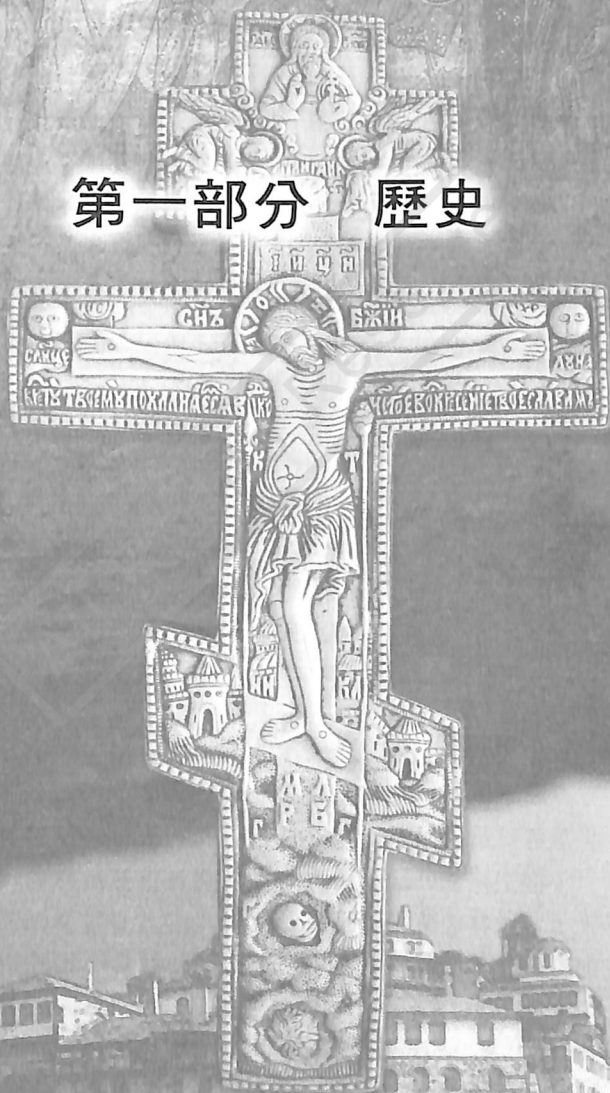
2. 比較P. Hammond, 《瑪拉之水》（*The Waters of Marah*），頁10。

吉那維夫（Geneviève of Paris）和坎特伯雷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視為他們自己教會的成員而非外來者。全歐洲都曾是正教的一部分，就像希臘和俄羅斯在今天是正教的一部分。

當科米雅柯夫在一八四六年寫信時，雙方幾乎都沒有人通過個人接觸而認識對方。柯曾（Robert Curzon）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穿越雷凡特（Levant）旅行，尋找能夠以低廉價格購買的手稿，他吃驚地發現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從未聽說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情況的確在此後發生了變化。旅行變得無比容易，物理障礙已經消除了。而且旅行不再是必需的：西方世界的公民在對正教會進行第一手觀察時，不需要再離開自己的國家了。希臘人出於自願或經濟需要在西方旅行，遭受迫害的斯拉夫人被驅趕到西方，他們把自己的教會一起帶到了西方，他們在整個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建立起主教管區、教區、神學院和修道院的網絡。最重要的是，在現今世紀的許多不同教派中，出現一種不可抗拒和史無前例的欲望，欲求一切基督徒實現可見的合一，這已經使正教會產生了新的興趣。恰好在關注再聯合的西方基督徒開始意識到正教的適切性並急於對它有更多了解的時刻，希臘人—俄羅斯人流徙於世界。在再聯合的討論中，正教會的貢獻常常被證明具有始料未及的啟發性：恰恰由於正教的背景不同於西方，他們能夠開啟嶄新的思想線索，提出早已被遺忘的方法應對老困難。

在西方，從來都不缺關於基督教世界的觀念不囿於坎特伯雷、日內瓦和羅馬的人；可是在過去，這些人是在曠野中呼告。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持續了九個多世紀的疏離帶來的後果不可能迅速消除，但至少已經有了一個開始。

第一部分 歷史



第一章 初始

11

村裏有一個深挖於地下的小教堂，入口處經過精心的偽裝。當一位秘密的神父到村莊訪問時，他在這裏主持聖餐禮和其他禮拜活動。如果村民們相信自己安全，沒被警察監視，所有人會聚集在教堂，只有守衛守在外面，在陌生人出現時發出警報。在其他時候輪流做禮拜……

復活節禮拜在一個官方國家機構的房間內舉行。只有擁有一張特別通行證才能進入，我和我女兒都有通行證。到場者約有三十人，其中一些還是我的熟人。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位年長的神父主持儀式。我們輕柔歡快地歌唱「耶穌升天了」……參加地下墓穴教堂的禮拜活動，我感到很快樂，這份快樂甚至在今天給了我活下去的動力。

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對俄羅斯教會生活的兩段描述。¹但是如果對它們做少許改動，就可以用來描述尼祿（Nero）和戴克里先（Diocletian）統治時代的基督教崇拜活動。它們顯示出基督教歷史在十九個世紀的歷程中繞了一整圈。今天的基督徒比他們的祖父母距離早期教會更近。基督教起初作為微小少數派的宗教，存在於一個非基督教佔主導

1. 選取於期刊《正教生活》（*Orthodox Life*; N.Y.: Jordanville, 1959），第4期，頁30-31。

- 地位的社會中，這種情況現在再次形成。初期的基督教會是同國家相區別和相分離的；現今在一個接一個的國家中，教會和國家之間的傳統聯盟走向了終結。基督教起初是一個非法宗教 (religio illicita)，受政府禁止和迫害的宗教；在今天，
- 12 迫害不再只是過去的事實，它絕非不可能，由一九一八至一九四八年的三十年中，為信仰而死亡的基督徒人數，超過了基督被釘十字架之後的三百年。

情形使得正教會的成員尤其意識到這些事實，因為直到最近，他們中的大多數在一個反基督教的共產主義政府統治下生活。從五旬節到君士坦丁皈依的第一個基督教歷史階段，對現今的正教特別具有適切性。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徒 2:2-4）因此隨着聖靈在五旬節節日，第一個聖靈降臨主日，降臨於耶路撒冷的使徒身上，基督教會的歷史開始了。在同一天，經過聖彼得佈道宣教，三千男女受洗，第一個基督教團體在耶路撒冷形成了。

不久以後，耶路撒冷教會的成員在聖司提反被石頭打死（Stoning of St Stephen）之後，受迫害被驅散了。基督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 28:19）。他們遵從這條誡命，在所到之處傳教，起先向猶太人傳教，不久之後也向外邦人傳教。聖路加的《使徒行傳》記載了使徒旅行的一些故事；教會傳統保存了其他的故事。在令人驚訝的短時間內，基督教小團體在羅馬帝國的主要中心，甚至在羅馬疆界之外湧現出來。

首批基督教傳教士穿越的帝國是由城市構成的帝國，特

別是在東部地區。這決定了原始教會的管理結構。基本的單位是每個城市的團體，它由自己的主教管理；協助主教的是長老或神父和執事。周圍的農村依賴城市的教會。這種模式，以及主教、神父和執事的三級聖職在一世紀末期已經在一些地方建立起來。在安提阿主教聖伊格納修（St Ignatius）於一〇七年將赴羅馬殉道時寫的七封短信中，我們能夠看到這點。伊格納修着重強調主教和聖餐這兩件事；他認為教會既是教階性的又是聖事性的。他寫道，「每個教會由主教代表上帝管理」。「在主教不在的情況下，沒人能夠處理任何教會事務……主教出現在哪裏，會眾就在哪裏，就像耶穌基督在哪裏，大公教會就在哪裏。」主教首要和獨特的任務就是主持聖餐禮，「永生之藥」。²

今天的人們傾向於認為教會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其中的每個地方團體構成更大和更包容的整體的一部分。伊格納修不這樣看待教會。對於他來說，地方團體就是教會。他認為教會是一個聖餐團體，只有當它舉行主的晚餐，在聖事中接收主的身體和血時才能實現它的真實性質。但是聖餐禮只能在地方——在每個圍繞着主教聚集起來的特殊團體中舉行；在每個地方的聖餐禮儀活動中臨在的是整個基督，而不僅僅是他的一部分。因此在主日舉行聖餐禮的每個地方團體都是完整的教會。

伊格納修的教導在正教傳統中具有永遠的地位。正教仍然把教會視為一個聖餐團體，雖然它的外部組織是必需的，但卻次於它內部的聖事生活之後；正教仍然強調地方團體在教會結構中的頭等重要性。對於那些參加正教主教禮儀

2. 《致馬尼西人書》（*To the Magnesians*），第4章，第1節；《致士每拿人書》（*To the Smyrnaeans*），第8章，第1、2節；《致以弗所人書》（*To the Ephesians*），第20章，第2節。

(Orthodox Pontifical Liturgy)³的人來說，當主教在禮儀開始時站在教堂中央，被其信眾圍繞時，安提阿的伊格納修的主教在地方團體中作為統一體中心的思想，會極其鮮明生動地出現。

但是除了地方團體之外，還有更大的教會統一體。另一位殉道的主教，迦太基的聖西普里安 (St Cyprian of Carthage) (死於二五八年) 在其著作中發展了這第二方面。西普里安認為所有主教分有一個主教職，儘管分有方式是每位主教擁有的不是一部分而是整體。他寫道，「主教職是一個整體，每位主教完全擁有它。因此教會是一個整體，雖然它深入而廣泛地傳播，隨着繁殖力的增長，大量的教會出現了。」⁴教堂 (church) 有許多，但是教會 (Church) 只有一個；主教 (episcopi) 有許多，但是主教職 (episcopate) 只有一個。

在教會的頭三個世紀中，許多人像伊格納修和西普里安那樣作為殉道者結束生命。事實上迫害性質上常常是地方性的，通常限於一段時期。雖然在很長的時期內，羅馬當權者在很大程度上寬容了基督教，但是迫害的威脅始終存在，基督徒明白這個威脅在任何時候都能成為現實。殉道思想在早期基督徒的精神視域中佔據中心地位。他們認為他們的教會建立在流血之上——不僅有基督的血，還有「其他基督」，殉道者的血。在後來的世紀中，當教會成為「國教」，不再遭受迫害時，殉道的思想沒有消失，但是採取了其他的形式：例如修道生活常常被希臘作家認為等同於殉道。同樣的進路也出現在西方：例如，一份凱爾特文本——七世紀的一篇愛爾蘭佈道文——將禁欲生活比作殉道者之路：

3. 正教徒一般使用禮儀 (The Liturgy) 這個術語指代交聖餐 (Holy Communion)、祝謝餐 (the Eucharist) 或彌撒禮拜。

4. 《論教會的統一》 (On the Unity of the Church)，第 5 章。

三種殉道被認為是人的十字架：白色殉道、綠色殉道、紅色殉道。白色殉道的意思是人為了上帝而捨棄他熱愛的一切……綠色殉道是人通過禁食和勞作，使自己從自己的邪惡欲望中解脫出來，或在悔改和懺悔中受苦。紅色殉道的意思是為了基督經受十字架或死亡。⁵

在正教歷史上的許多時期，紅色殉道的景象已經頗為遙遠，佔主導地位的是綠色和白色形式的殉道。但是正教徒和其他基督徒有時，尤其是在本世紀，再次被號召經歷流血的殉道。

正如西普里安強調的，分有一個主教職的主教們應該在會議中會面，以討論他們共同的問題，這是自然的。正教一直認為會議在教會生活中極具重要性。它相信會議是被上帝選中用來指導他的子民的主要機構，它認為大公教會在實質上是一個會議的（conciliar）教會。（事實上在俄羅斯，同樣的形容詞 *soborny* 具有「大公的」和「會議的」雙重含義，而相應的名詞 *sobor* 表示「教會」和「會議」兩個意思。）教會裏既沒有獨裁也沒有個人主義，有的是和諧和一致；其成員保持自由但卻不是孤立的，因為他們在愛、信仰和聖事的共契中聯合起來。在會議中，人們看到這種和諧和自由一致的理念實際發揮出作用。在真正的會議中，沒有一個成員武斷地將他的意志加諸於他人，每個人都與他人協商，他們所有人以這種方式自由地達成「共同思想」。會議生動地體現了教會的基本性質。

《使徒行傳》第十五章描述了教會歷史上的第一次會議。使徒參加了會議，會議在耶路撒冷舉行，確定皈依的外邦人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服從摩西的律法。當使徒們最終達成

5. 引自J. Ryan, 《愛爾蘭修道主義》（*Irish Monasticism*; London, 1931），頁197。

意見時，使用了在別處會顯得專橫的語言：「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徒 15:28）。後來的會議也以同樣的信心冒險說話。一個孤立的個人如果要說「因為聖靈和我定意」，會很猶豫不決；但是當教會成員在會議中聚集時，能夠一起要求一個權威，這個權威不為任何個人所具有。

曾經聚集了全部教會領袖的耶路撒冷會議是一次史無前例的聚會，因為在三二五年的尼西亞會議以前，沒有會議與之媲美。但是到西普里安的時代，舉行地方會議已經變得普遍，出席地方會議的是羅馬帝國內特定國家行省的所有主教。這種類型的地方會議通常在行省首都舉行，由有着都主教頭銜的首都主教主持。公元三世紀中，會議擴大了規模，開始吸納不是來自一個而是來自幾個國家行省的主教。這些較大型的集會傾向於在帝國的主要城市，例如亞歷山大或安提阿召開，致使某些大城市的主教的重要性開始高於行省的都主教。但是眼下沒有確定這些大主教教區的確切地位。在公元三世紀時，會議的連續擴展也沒有實現其邏輯上的結論：那時只有程度上或大或小的地方會議（除了使徒會議），而沒有由整個基督教世界的主教們組成的「全體」會議，要求以整個教會的名義發言。

三一二年出現了一個完全改變教會外部狀況的事件。當君士坦丁皇帝騎馬帶領其軍隊跨越法蘭西時，他向天空望去，看見太陽前面有一個發光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有「見跡得勝」的字樣。這幅景象導致的結果是，君士坦丁成為第一位皈依基督教信仰的羅馬皇帝。那天在法蘭西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帶來了教會歷史上第一個主要階段的終結，造就了拜占庭的基督教帝國。

道風譯叢・20

策劃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總監 楊熙楠

東正教會導論

作者 韋爾

譯者 田原

執行編輯 殷子俊 汪麗娟

封面設計 洗錦堂

道風書社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33號

網址：<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件：publishing@iscs.org.hk

本譯文經正教會中華諸聖會翻譯委員會審核通過(5-1-231212)。

中譯本版權 © 2013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書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與Timothy Ware商定出版。

2013年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持有人之書面允准，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貯存或傳送本書之任何部分。學術論文或評論之引用除外。

LOGOS AND PNEUMA TRANSLATION SERIES 20

Publishing Supervisor: Daniel H. N. YEUNG

The Orthodox Church

by Timothy Wa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TIAN Yuan

This translation is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 of Chinese Orthodox Translations and funded in part by the Virginia H. Farah Foundation and the Cottonwood Foundation.

Copyright©1963, 1964, 1993, 1997 by Timothy Ware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edition © 2013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by Timothy Ware

First published 2013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 a di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It fosters Sino-Christian scholarship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ldwide through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Address: 33 To Fung Shan Road,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94 6868 Website: <http://www.iscs.org.hk> Email: publishing@iscs.org.hk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78-962-8911-86-8

本書過去數十年來乃英語世界介紹東正教的標準讀本。

東正教會以往主要局限在一定的地理範圍內。在過去九百多年，希臘語東方和拉丁語西方各自遵循自己的方式，一直穩定地分開發展，雖然雙方能在早期基督教世界找到共同的基礎。

東正教有普世的聲稱，對東正教徒來說，他們的教會不僅僅是地方性群體。「正教」一詞具有「正確信仰」和「正確榮耀」的雙重含義。因此，東正教認為自己的教會保衛和教導正確的上帝信仰，用正確的敬拜來榮耀上帝，也就是說，完全是基督在地上的教會。本書的內容正是介紹東正教徒如何理解這個主張，以及如何看待其他教會的基督徒。

ISBN-978-962-8911-86-8



9 789628 911868

©2013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